

# 夏日的思绪

■张明

随着年龄的增长,常怀念童年,尤其是夏日。

天刚蒙蒙亮,爸妈趁凉爽到地里挥镰割麦,身后开出一条长长的巷子。麦子一堆堆伏地而卧,等着我和妹妹把它们运到麦场里。面对这一挑战性任务,我心里有压力,倒也有些得意。敛捆、装车、运车,可都是技术活儿。装车时,得把麦子箍实咬紧茬子,像建筑工人砌墙一样。麦子两翼左右宽度相等,车后稍重于车前,便于驾驭。头上太阳照着,脚下步子迈着,一趟一趟,倒也运得挺快,我与爸妈开展起劳动竞赛。

倘若车没装稳,左右偏沉,或者车轱辘崮到沟坎里发生侧翻,那就麻烦了。重新装车,要比正常装车时间多花一倍,气力上更不用说了。这

样的情况容易使人情绪懊恼,自信受挫。

半天工夫,麦场里就一片一片堆满金黄,只等爸爸垛成垛,盖上塑料布,预约好脱粒机,让它们脱胎换骨了。

晚上,爸爸忙着起垛,我干不了这活儿,便可以休息。月亮出来了,风儿轻轻吹着,硬实的麦场白亮亮的。地温降下去了,宽敞的场面上,铺一张席子,头随地一扎,酥软一卧,伸个懒腰,甚是惬意。仰面望着深邃清凉的夜空、天上眨眼的星星,心里如诗一般美好。

夏日里,农村人不像在冬天落黑就睡,大人们喜欢在树影下聊天。村西头,树木茂密葱茏,月光透过叶缝洒下来,斑斑驳驳的碎片,随风摇

曳。这时候,小朋友喜欢在这里捉迷藏,尽情地笑着、闹着,大人是不会斥咄的。更小的娃娃躺在树间网状的秋千里,漾着微笑,荡着快乐。

麦罢,五二农场常常放电影,我和村里小伙伴当然不会错过。吃过晚饭,一路一二十人,浩浩荡荡往五二进发。昏黑的天色里,道旁树变成一个黑影,大家一路上有说有笑,丝毫没感到恐惧。

三里多路眨眼间就到了。老远就传来片中人物震耳的对话声,看见悬挂的白白方方的银幕上,有人影晃动,有个鬼子在八路面前乖乖地举起手来……

忘不了夏季里那段可爱的时光,那段可爱的生活。

## 爸爸,节日快乐

■梁建南

他是第一个抱我的男人,他是第一个听见我哭、看见我笑的男人,他是第一个叫我宝贝的男人,他是第一个给我的所有承诺都会兑现的男人,他是敢说会一直陪我直到他生命尽头的男人,他是不管我错对美丑都觉得我是最优秀的人的男人。他,就是爸爸。

从小对爸爸的印象就是他很严厉,而在不知不觉中却发现爸爸已经老了,他的眼里全是对儿女的依赖和对孙儿的疼爱,我能深刻体会到,这些年爸爸对我从希望到失望再从失望到希望的心情变化,我也能感受到爸爸为我付出的一切。

从小爸爸就特别疼我,酒桌上常对他的朋友说我是他的“眼珠子”。我上小学成绩不好,他让我从五年级退到了三年级,那一刻我看

到了他的失落。中考时他托人让领导给我递答案,那一刻我看到了他的伤心。上高中爸爸让我学美术,他说艺术生高考时文化分要求低,那一刻我看到了他的无助。我终于理解爸爸的苦心,努力奋战,考上了大学,那一刻虽然我看到了他久违的笑容及激动的泪花,然而我并不快乐,因为我看到了爸爸的艰辛和付出的心血,我知道这一路走来我做的一切怎能是“对不起”三个字能弥补的。

现在虽然我已工作,已嫁人,已成熟,但是无论何时我的内心都会铭记爸爸在我的成长中对我那一点一滴的教诲。参加工作后,我的心里一直想着该如何报答亲爱的爸爸,但3年来,我从爸爸那儿得到的,还是远比付出的要多。爸

爸从不向我提要求,从不伸手向我要东西,而我需要的,爸爸总是尽最大努力满足我。

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声谢谢你。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微笑着说,回去吧。转身泪湿眼底。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啦,我愿用我的一切,换你岁月长留。一生要强的爸爸,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微不足道的关心,收下吧。谢谢你做的一切,双手撑起我们的家。我是你的骄傲吗?还在为我而担心吗?你牵挂的孩子,长大啦……

爸爸,原谅我在父亲节来临时却不能陪伴在您的身边,说一声我爱您,亲爱的爸爸,女儿真心的祝福您父亲节快乐,祝福天下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

## 我对爸爸有点“意见”

■李艺

爸爸是个大忙人,我对他有点小“意见”。

爸爸经常不顾家,春节后爸爸调到了镇党政办工作,就更忙了,每天早出晚归,我见他一面都不容易。当我质问他时,他总是憨憨地笑道:爸爸工作太忙了,礼拜天我给你煮米饭做红烧肉!然而,计划跟不上变化,礼拜天又不见了他的踪影。

爸爸做事认真,一丝不苟,工作从不拖拉,干不好、干不精心里就不舒服。他不爱占小便宜,丁是丁卯是卯,从不多报销一分钱。妈妈在这些方面唠叨他时,他总是

说,我这样做,心里踏实好受。

爸爸偏心。奶奶现在在我家住,爸爸总爱给奶奶捎零食吃,花生、瓜子、糖果不断,奶奶只能偷偷塞给我,让我享受;爸爸有时晚上加完班还要给奶奶洗衣服,可是让我给我洗衣服却很难。他总说“小孩子不能养成吃零嘴的毛病”、“从小要养成自己动手、热爱劳动的习惯”。

爸爸嫌我饭量小,老是唠叨我吃饭像个小猫,说我怎么不像饭量大、胖乎乎的女孩子学习,能吃饭、能下饭、能盛饭,甚至用命令的口气让我多吃。唉,我不喜欢丰满,我

喜欢苗条和骨感。若是读名牌大学与吃饭成正比,恐怕学子中大腹便便者比比皆是,那样不是很可怕吗?

爸爸挺能抽烟。妈妈在其吸烟问题上同其进行了多次交涉,每每都是他投降,举手发誓要戒烟。然而,他现在仍是我行我素。“整天爬格子,来支香烟提提神”,这是他的理由。就他抽烟一事,我准备画一张因抽烟导致肺癌的图画给他,恳请他能从中汲取教训早日戒烟。

我的爸爸就是这样的人。说实在的,我家对爸爸有“意见”,但内心里却是爱他的。

## 亲近自然

■魏云

刚下过雨,空气非常清新。

整日穷忙,好长时间没回娘家看看了,好不容易有个假日,正巧哥、姐也带着孩子在家里,非常热闹。

午觉后,看看没啥好电视节目,又不喜欢打牌,便搬了个小椅子,找本杂志在种满树木花草的院子里坐下来。

阵雨又来了,由慢而紧地落下来。我极不情愿地挪到屋檐下。抬起头,雨打着香椿树高高的树梢,刚发的、泛着鹅黄色的嫩叶在风雨中摇摆,接着,别的叶子也同舞起来,变化、流动出不同的色彩,这是任何一个艺术大师也无法全面表现出的多姿多彩与变化无穷。

雨滴答滴答下着,雨点打在新买的皮凉鞋上,也不想躲避。环视四周,石榴树、樱桃树、葡萄树、芭蕉树、木香、仙人掌、鸡冠花、大丽花、月季花、夜来香被雨水冲刷着,鲜活、亭亭玉立,象天真烂漫的少女在雨中欢呼跳跃。透过厨房的窗户,姐正在柔和的灯光下做饭,雨水从防雨篷上滑落形成珠帘。我突然有种久违了的感觉。

小的时候,对自然界的一草一木都十分好奇,常常跟着其他孩子到处跑。春天来了,挖荠菜,从桃花开看到桃花败。到了夏天,在门口的楝树下

玩捉木头人、摸瞎游戏。玩累了躺下来,望着高高的天空听故事。偶尔,有淡紫色的小花和绿色的楝枣落下来。有时也玩点野的,爬到高高的树上摘榆钱、楮树花、槐花,上到墙头摘丝瓜、梅豆角,做成菜肴,吃起来格外香甜。提到吃,就想起那时的大胆与贪嘴。把捉来的知了、蚂蚱,还有在路灯下飞的一种不知名的虫子烧烧或油炸了吃。至于花草植物,能吃则吃,嚼过从土里挖出的白茅根;知道楝枣是苦的;有种野草的像扑克牌上的梅花一样的叶子酸酸的;楮树上结的果子红红的、甜甜的;榆树皮里面吃着黏黏的……

在我的记忆里,童年似乎总充盈着与大自然浑然一体的野趣。

逐渐长大,不再像玩童那样疯跑了。有时整个暑假都关在家里看书。累了,躺在床上望着窗外蓝蓝的天空,时而,有几只鸟儿飞过,柳条在微风中婆娑,伴着知了的鸣声让幻想插上翅膀……

现在的孩子,也许有许多现代文明赐予的乐趣,但那与大自然融为一体野趣,却渐渐远离了他们,这便是我们正在面对的现实,得乎?失乎?无论如何,我怀念那个年代带给我的种种快乐。

## 卖冰糕

■邝群英

我家住在城郊,距市区约有一里多地,离城镇近了的好处就是父母忙完农活,可以经营一些生意。父亲能写一笔好字,他写的对联很漂亮,父亲写完交给我,“你的新衣服、零用钱都在里面”。于是我就拿着去集市卖。父亲的毛笔字好,我的对联卖得快。

父母做生意的想法也影响到了我。星期天没事,我就去城里批一些江米棒,背着蛇皮袋走街串巷地叫卖,到了夏季就去卖冰糕。

放暑假后,父亲就给我准备一个木箱子,漆上白漆,再用天蓝色的颜色在后面写上“冰糕”二字。母亲用她种植的新棉花,织成细纱,在细纱里装上棉花,做成小被,冰糕下面铺一个,上面再盖一个,阻止热气进来,防止冰糕融化。冰糕放在里面能保持温度四五个小时,这段时间内必须把冰糕卖完。

父亲把冰糕箱往我的自行车后座上面一固定,我似小鸟一样,骑上自行车,飞奔到冰糕厂批发冰糕,然后沿街、沿村叫卖。扎着马尾辫的我,一路喊着“冰糕——”。

一个孩童跑出来大喊一声:“卖冰糕的,别走。”

我就停下来,生意来了当然高兴,赶紧拿一块递给他,我接过钱心里甜滋滋的。

一上午的时间没用完,冰糕就卖

完了。我哼着小曲儿像小燕子似的飞回了家。

当然也不全是一帆风顺,也有不顺的时候。

那天,天气晴得好好的,我还想去卖冰糕。母亲说,别去了,今天有雷阵雨。我挣钱心切,这么好的天气,咋就会有雨呢?再说,就算有雨,说不准雨水还没有下来,冰糕就卖完了。

母亲看我执意要去,也就同意了。我从冰糕厂批回来冰糕,行走在火辣辣地毒阳下,脸上、脖子上、胳膊上、手上一会儿就起了一层小红疙瘩。这东西由红变白,痒痒痒痒的,用手挠都挠不及,然后炸成一层小白皮,痒得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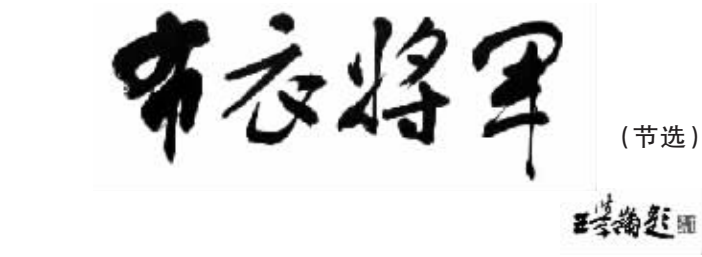
我还没有卖出一块,天空就乌云密布,接着就哗哗下起了雷阵雨。我站在房檐下,焦急地等待着天空转晴。

等到雨停下来,冰糕就已经开始化了。我不得不便宜处理,有的以进价卖出,有的低于进价。

看着处理完的冰糕,心里也得到了些安慰,虽然赔了一点钱,心里还是高兴,庆幸自己处理得当,庆幸雨下的时间不算长,冰糕没有化完。

卖冰糕有苦也有甜,有一种收获的幸福感,对我人生的成长是种历练。锻炼了我的心志,培养了我做事果断的性格。

电视文学剧本·连载·



策 划: 李明方 白明宽 姚建华 张广东 王尚林  
文学 统 筹: 王尚林 巴丽芬 戴俊贤 党 史 统 筹: 王玉西 石国文 许志强  
撰 稿: 王保清 邢长顺 杨光奇 总 撰 稿: 梁祖文

21.扶沟金大寺。

一座古老的寺院。寺院匾额上写着“金大寺”三字。

寺院大门两边,各挂着一个招牌,一块是联合国救济总署扶沟工作站,另一块是国民政府黄泛区复兴局

练寺机耕队。

美国人韩丁正全神贯注地给中国拖拉机手做操作示范。

字幕:韩丁,原名威廉·辛顿(Willam Hinton),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人,农业机械专家。

胡瑞甫带着一帮子随从,带着礼物来到了扶沟工作站。

胡瑞甫点头哈腰,媚态十足:威廉先生,鄙人胡瑞甫,现任扶沟县党部书记。

韩丁显然对来人打断他的讲解不满,操着生硬的汉语:党部书记?党部书记是什么东西?

机耕队负责人上前解释:密斯特威廉,这个党部书记不是东西!

韩丁:不是个东西又是什么东西呢?

机耕队负责人:党部书记是……是……是个东西!不!不是个东西!

胡瑞甫尴尬地说:威廉先生,年节将到,特地来慰问先生及贵国友人,祝先生在中国元旦愉快!

22.1946年2月(农历春节前夕几 日)扶沟县城内。

一场大雪过后,扶沟县城内,一座气势不凡的大门边上,挂着中国国民党扶沟县党部的牌子。院内,皑皑

白雪中,枯木萧索,几片枯叶在寒风中瑟瑟作响。

23.院内一间屋门口,几个哨兵持枪站立,冻得瑟瑟发抖。

24.室内。

淮阳专员兼太康县县长郭馨波,扶沟县县长兼党部书记胡瑞甫围坐在火炉旁烤火。

胡瑞甫:芝塘兄,共产党的毛泽东胆子真大,竟然飞到重庆,和蒋委员长进行了四十三天的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前天,我和共产党的黄泛区特区政府贾书群区长经过协商,达成协议,以贾鲁河为界限,把扶沟县分为东西两大片,河东是共党区,河西是国统区。从腊月三十起,双方停止武装冲突,双方军队各住原处,让全县人民过个安生年。今天是腊月二十八,再有两天就要生效了。唉,剿共,剿共,剿了一二十年,共产党竟然和政府平起平坐了!

郭馨波:是啊,贾鲁河河东共区,恰好处在太康、扶沟两县中间,这不是在咱俩眼皮子底下,生生地钉进去了个钉子吗?不行,得想办法把这根钉子拔掉!

胡瑞甫:怎么拔掉?眼下共匪也成气候了,协议也签订了,拔钉子容易吗?

郭馨波:为了党国的利益,管他什么狗屁协议!不就是一张纸吗?

郭馨波站起身来,指着墙上扶沟县地图上的黄泛区特区政府驻地葛岗村,做了个两手合在一起的动作。

25.扶沟县葛岗村一所院子里。

村民们有的正在往门窗上贴春联、窗花,有的正在包饺子、蒸馒头,还有的正在杀猪、宰羊,一派忙碌的景象。村里村外,不时响起零星的鞭炮声。